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三十三回 探案情沛之入虎穴 擬行賄李豐走江西

卻說林大有獻計道：「此刻爵員已經到了湖南，喜來又沒了著落，萬一天來果然告准了御狀，派了欽差前來，若等欽差到了，方才打點，那就遲了。萬一打點不來，豈不是『束手待斃』？此刻務必先派一個人到江西境上去等著，等欽差過境時，就在那裡打點。打點妥當了，自然就安然無事；萬一不妥，即刻飛馬回來報信。我們預先僱定了海船，一聲警報到了，我們就乘船出海。近的就到澳門，遠的不妨到新加坡去走走。管叫他欽差也無法可施！」沛之拍手道：「此計大妙！然而我看沒有打點不來的欽差。俗話說的好，『黑眼睛看見了白銀子』，哪裡有不動心的道理呢？」貴興道：「只是到江西去的人，要靠得住，派哪個去好呢？」大有也在那裡躊躇，想了半天，沒做理會。貴興又和沛之談天，談命、談相、混了許久，又要沛之卜這回訟事的吉凶。沛之口似懸河的談了好一會，只樂得貴興手舞足蹈，相見恨晚。當日便留下沛之，要同他商量對付梁天來及欽差之法，晚上又置酒相待。談到投機之處，沛之閒閒的問起從前打官司的事。貴興便取出歷來的案卷給沛之看。沛之看一卷，問一卷，問他行賄多少，過付何人，看到蕭撫院的一卷，就提及李豐。貴興猛然想起到江西去打點欽差的，非李豐不可。當下就留沛之在家歇宿，約定明日一同到省城去。沛之樂得應允。兩人又談至更深，方才安歇。

次日早起，貴興打發眾強徒先散去，約定在省城相見。便約了沛之，叫了船隻，直到省城，一同到三德號裡。貴興先叫人去請李豐，不一會李豐到了，貴興先介紹與沛之相見，彼此通過姓名，貴興便叫置酒相待。因笑著說道：「我今日一來與蘇兄接風，二來與李兄餞行！」李豐訝道：「弟並不出門，甚麼餞行？」貴興笑道：「少不得要煩你出一趟門。」李豐道：「原來又是你的差使，但不知為了何事？」貴興道：「這件事只怕你未曾知道，知道了，只怕你也吃一驚。可知道這番出門，說是我的事，其實也有你的事。」李豐道：「到底是甚麼事？要說就說，何苦這等藏頭露尾的呢！」貴興大聲道：「梁天來進京御控去了！他控准了，徹底根究起來，怕不牽涉著你麼？」李豐驚道：「當真的麼？」貴興道：「誰哄你來？不信還有這位蘇兄遇見他的呢。」李豐道：「他就有這麼大的膽量！」貴興道：「他有了膽量，少不得我要顯神通。故此要煩你走一趟江西，就在那裡等著。倘是他告准了，一定派欽差來查辦，你就在那裡迎著欽差去打點。至於上下使費，要多少是多少！」李豐道：「何不直到京裡去打點呢？」貴興道：「唉！我何嘗不想去！先叫喜來帶了銀子，到南雄打點，又帶了區舍親的信，給那裡的劉千總，托他從中斡旋，要在路上截他去路，硬栽他一個罪名，就在那裡把他辦了。……」李豐道：「這就很好了！」貴興道：「自然是很好。巨耐喜來那廝，忽地裡變了良心，把銀子拐走了，直到此刻，仍舊沒有下落。……」

李豐拍案道：「糟了糕了！」貴興道：「後來得了這個信，我又托區舍親帶了銀子，到京裡去打點。好得我京裡有一個熟人，就是從前住在我隔壁的陳翰林，要想托他打點。……」李豐道：「不好了！一定上當了！」貴興道：「什麼上當？」李豐道：「你且說下去。」貴興道：「不想區舍親走到南雄，遇了這位蘇兄，蘇兄精於風鑿，說舍親百日之內，當有牢獄之災，不宜進京，所以區舍親又避到湖南去了。昨日他托蘇兄帶來一封信，說等過了百日之後，仍舊要到京裡去。話雖如此，恐怕三個多月之後，事情或有變局，所以要煩你走一次江西。」李豐道：「幾時去呢？」貴興道：「自然要早點去，總是我們等他，他總不來等我們呀。」李豐道：「到得太早也無謂，不如我今日回去，托了摺差，叫他到京裡時，要緊代我們打聽梁天來告准了不曾。一打聽得是告准了，即飛速回來給信，我這裡再動身未遲。」貴興道：「恐怕來不及了呢。」李豐道：「盡來得及。你須知雖然告准了，都察院還要問過兩堂，他這一告，是從慕德里司巡檢告起，一直告到兩廣總督。這等重大案件，問過之後，還要奏聞請旨，還要等皇上派欽差，欽差奉過了旨，還要請訓；不定還要奏派隨員，然後出京，哪裡會來不及呢？但是這番區令親不進京去，是一件天幸的事。你方才說的甚麼陳翰林，可是那個被議過的麼？」貴興道：「正是！」李豐道：「這個人是個騙子呢！其實被議的陳翰林，早已死了，這個人是陳翰林的兄弟，冒了他死哥哥的名字，出來打抽豐。不然我不知道，因為陳翰林在京的時候，同蕭中丞相識，他死的時候，中丞已經奠儀都送過了。這個人冒了名，到這裡來，還冒冒失失的送給中丞一付對子，一本殿試策。中丞大為詫異，說陳某人怎麼又活過來了，叫人去打聽，知道是假冒的。便傳了首縣，交代要拿他。幸得南海縣和他是同鄉，打聽得他本人也是個秀才，因此代他討了情，不曾拿辦，只叫他趕緊自行回籍。這個人此刻未必在京。倘使在京，托了他豈不誤事！」貴興跌足道：「你為甚不早點說，我上了他的當也！」李豐道：「令親不曾進京，有何上當？」貴興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我先上了當了！」說罷就把買關節的事，一五一十詳細告知。李豐拍手大笑道：「虧你不惶恐，還是個納監讀書的人呢！連這個訣竅都不懂得！」

貴興愕然道：「這裡頭還有甚訣竅？」李豐道：「凡科場的事，做起毛病來，無論請槍、關節，沒有先送錢的，只寫一張借票。譬如你那一年是丙午，那張借票，只寫因場後需用，借到某人銀多少，言明幾日歸還，底下注明丙午科舉人某某。等中了之後，他憑票來取銀，你可不能賴。倘使不中，他卻不能問你！」貴興道：「為甚不能問呢？他要撒賴起來，到底是自己出的筆據呀！」李豐道：「你真是個呆子！倘使不中，你不是丙午科舉人了呀！」貴興拍手道：「原來有此妙法，我從此之後，又長進了一個學問了。」兩個人只顧滔滔而談，沛之在旁邊聽了，卻暗暗好笑。

說話之間，酒席已備，於是貴興起身讓坐。飲酒中間，貴興無話不談。沛之也跟著敷衍，又談了些星命的話，隨意把貴興恭維了幾句，貴興又手舞足蹈起來。又約定了日子，要請沛之去看風水。沛之答應過，李豐也翹著要沛之看相，沛之也敷衍過了。又談起去江西之事，沛之便問打算如何打點。李豐道：「這是隨機應變的事，一時也預算不來，但不知祈伯肯破費多少？」貴興道：「我已經說過，任憑多少，我無有不從的。」李豐道：「這個也只要打票子，不必要現銀。你不要象在肇慶那一回的笨做。那位連太尊也是利令智昏，任憑你大挑小擔的銀子，往衙門裡送。這個叫外人看見，象甚麼呢！」貴興道：「但不知哪一家銀號通江西的匯兌？」李豐道：「你又呆了！這裡省城的票子不好用麼？那欽差左右是要到這裡來的，難道他得了你的好處，就在江西回轉麼？」沛之道：「依我的愚見，李兄還是早點動身的好。那梁天來此時，怕已經到了京了，准不准就在這一兩天裡頭。要等摺差打聽了回來，恐怕真個要來不及呢。」貴興屈指頭算一算道：「不錯！虧得蘇兄提一提，若等摺差打聽了回來，一定誤事，還是趕緊動身吧！」沛之又道：「李兄氣色極佳，今年又交入印堂運，這一步運最好，這番到江西去，不定還有意外的喜事呢。」李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走吧。」貴興道：「幾時走呢？我好預備票子。」李豐道：「明天就走，是來不及的，後天走吧。」貴興大喜。當下又飲了一回，方才散座。沛之便要辭去，貴興苦苦相留。沛之只說有事，改日再來奉訪。貴興問了住址，又送過十兩銀子，說是相金。沛之哪裡肯受？辭了出來。回到客棧，自去干他的正事去了。

貴興送過沛之，仍舊同李豐談天，商量定了打多少票子，貴興又告訴了他林大有計。李豐道：「這一著打算，倒也是必不可缺的，情願備而不用的好。」貴興也點頭稱是。李豐別去，約定貴興明日送票子來，貴興答應過了。到了明日，果然備齊了票子，又另外二百兩銀子盤費，親身送到。李豐收過了，貴興方才回號。再過了一天，李豐動身起行，貴興親自送了一程；再三叮囑：「萬一事情不妥，務當趕急先回，以便早作遠遁之計。」李豐答應了，揮手而別。

貴興回到號裡，便叫人請了林大有來，同他商量僱定海船一事。大有道：「這番一定，眾弟兄都要跟著大爺走的，大爺又要帶家眷，一隻船恐怕還不夠，我們何妨僱他兩隻？一隻大爺坐了，一隻眾弟兄同坐。我仔細想過，到澳門還不妥，當必要到新加坡去。便可以帶點貨物，大爺在那邊，就可以開一家行店起來。」貴興道：「帶貨開店，還是後事，先要僱船要緊。」大有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待我明日就去問了船價來。」說罷別去。貴興忽又想起蘇沛之，便叫人按著他所說的住址去請來。

不知請了沛之來，有甚事商量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